

莫奈的  
池塘

赵玫 著



# 莫奈的 池塘

赵玫  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莫奈的池塘 / 赵玫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15.10

(五叶丛书)

ISBN 978-7-5306-6689-0

I. ①莫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7218 号

选题策划:李勃洋

整体设计:郭亚红

责任编辑:高 为

责任校对:曾玺静

---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77 千字

印张: 9.375

版次: 2015 年10 月第1 版

印次: 2015 年10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---

## 恍若刀锋上的舞蹈(代序)

赵玫

一个有点晦暗的故事。

最初的灵感来自于一位英国花园设计师。图片中年轻而英俊的男人有着硬汉般的棱角。他设计的花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,有些来自于对历史遗迹的灵感。总之很美很幽深的,那些花园,让我蓦地有了种想将此作为小说背景的愿望。

小说从招募花园设计师开始。修建一座私家花园显然是奢侈的。寂寞的女人,和不曾名正言顺的情人。于是,从海外归来的园艺设计师,自然会和房子里的女主人有某些瓜葛。然后便开始不动声色地你争我夺。有另外的女人或另外的男人介入进来,让爱情变得既千回百转,又炮火硝烟。战争,以及背叛,连同对艺术狂热的追求。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。我觉得在男人和女人之间,任何结果都是可能的,但至少,我想要写作这篇小说的欲望越来越炽热了。只是小说通篇信马由缰,写作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旨意和目标,

也不曾列提纲,以至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未来要写的究竟是什么。

那时候,窗外,桃花盛开。早春时节的,很美的阳光。能在如此光线下写作,让我觉得平静。却转瞬之间,桃花就迅速凋谢了。白花花的花瓣如落雪般,在春风里漫天飞舞。如此花飞花谢,零落成泥碾作尘,所以,黛玉葬花,毕竟是凄凉的。

然后,夏至,窗外的雨。我爱夏雨,更享受雨水滴落在绿色叶片上那种滴滴答答的声响。天色昏暗下来,却独自出某种浪漫。有时候那种浪漫的感觉,并不是爱,而是,心还不曾死的,证明。那是发至于心的某种倏忽间的迷蒙,在昏暗的苍穹下,希冀着,找回某种曾经的失落。

很安静的早晨,窗外鸟在歌唱。有不那么炽烈的太阳,但心是温暖的。一层层流走的云,被撕扯开,投下很美的阳光。然后,突然想到了泰戈尔的诗句: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而那一天,让我兴奋不已的是,我终于让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,《莫奈的池塘》。而这书名,几乎是在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才蓦地跳了出来。当“莫奈的池塘”这几个字终于映入我的眼帘,才悄然发现,事实上我的主人公们已经无数次谈论到这片莫奈的池塘了。

不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,当那幅很大很迷茫的《蓝色莲花》突然呈现在你面前,那是你一看到就会被震撼的作品,那蓝色,是的,一望便知那是莫奈的绘画。

于是小说中的园艺师开始不停地说到这幅画。因为他想为他爱的女人建一座同样的池塘。他的灵感当然就来自莫奈

的莲花。不过，莫奈画《蓝色莲花》时已是晚年，但他却依旧不倦地描绘着不同光线下的池塘。他说这些水和倒影令我着迷。他说我最出色的作品就是我的花园。他说尽管我已苍老无力，但仍旧能把感觉表现出来。又说，我想永远留在水边，死后，也要被葬在泥里。

所以左拉说，莫奈笔下的水是活的，深沉的，更是真实的。细小的浅绿色的波浪荡漾在小船周围，带着白色微光，扩展成蓝色的池塘，在一缕微风中微微颤抖。倒映在水中的桅杆被拉长，碾成碎片。暗淡的水泛着轻轻的亮光……

是的，莫奈，他总是把他的画架支在池塘边，在那里，他不知画出过多少幅关于莲花的作品。

后来，小说中的园艺师实现了他的梦想，终于为他心爱的女人建造了那座莲花池塘。那是完全按照莫奈的绘画完成的建筑，包括池塘上的那座简洁而浪漫的拱形木桥。从此女人推开窗就能看到莫奈的绘画。漫步在园中，就像是漫步在莫奈的画中。

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放下《莫奈的池塘》。因为总有别的什么文字需要完成。但始终将这部小说铭刻于心，哪怕依旧不知道究竟要写什么。但只要确定了那座花园，那处可以容纳爱恨情仇的地方。这里是小说的一个意义不明的载体。不仅要表现横切面的人物关系，还要纵向探讨每个人的内心和他们曾经的人生。于是纠葛起各种复杂而斑驳的往事。总之在这座建造中的花园里，曾经的爱，和曾经的悔恨一类。

其间又想到某个咖啡馆。尤其那种难以言说的倦怠的感

觉。人与人之间潜在的暧昧与无奈。突然爆发的冲突，然后又慢慢平静下来，但内里却不曾熄灭的火。

这中间隔了很久，去了美国。以为回来后就能开始写作这部无名的小说了吧，却又伦敦奥运，难以抵御的诱惑。于是又给自己放假，宁可不思进取。

听窗外割草，然后，草的清香。慢慢地，才又想起那座美的花园。我知道，那是我一直期待的写作，却没有开始写作的确切时间，只是不停地畅想。

在酒吧和家中，在花园里。某种宁静的对话。美妇人和园艺师。人与人之间有距离的暧昧，无声胜有声的，那种，说不出的，心灵的关系。距离被慢慢缩小。所有人都在控制。永远有禁忌，因为伦常。于是越发地紧张而复杂。那难以言说的，激情。

在酒吧，是的，自说自话，或者不说。抑或针锋相对，所导致的，不欢而散。总之在爱中，别别扭扭地，谁都谨言慎行。想冲破什么，却又失了勇气，那苦不堪言的，委屈。但最终总会爆发，无论怎样温文尔雅。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滑行，谁都不想放弃，亦被两个男人折磨得几近于崩溃。那个将旧有秩序打破的男人，最终回到了从前。有人死去。

总之，谁都很难收放自如，谁都戴着面具。谁都不愿意打破眼下的格局，于是，活起来很累，仿佛在刀锋上舞蹈。但，绝不轻浮。总之，各种复杂而斑驳的心理，伴随着花园的落成，成为伤心往事。而那一刻，小说中每一个人的身心都已伤痕累累。

就这样恣意妄为地胡乱猜测着。几乎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起一些关于这部小说的思绪。是的,这一次,很可能是真正的信马由缰。想到哪儿,写到哪儿,甚至到底多少人物、他们的命运如何都不甚清晰。就那样兴之所至的,无意识的,最后将形成一个怎样的文本,几乎难以预期。是的,写作中,我完全不知道故事的走向,只能是跟着文字走。只能是,一边走,一边发现,直到那个终点。

那之后,我终于开始了寂静的写作。终日坐在窗边的太阳里,哪怕寂寥。于是,欣喜于终于可以启动这部小说,并期待未知的结局了。一对曾经的情侣再度相遇,却谁都没有机会从头再来。短暂而热烈的激情的火花不过是回光返照,怎样的悲凉。待花园终于完成,便各自东西,不再回头。

无论故事好看与否,我都会锲而不舍地将叙述的语言,当作写作中最重要的部分。这是我近年来始终不渝的追求,哪怕,不曾抵达那种预期的文字境界。我忘记了哪位作家曾说过,他希望他的作品中让人看到的,只有语言,还是语言。于是我欣慰于有同好者,事实上在写作《八月末》的时候,我就对自己说,一定要让语言比故事还重要。

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迷恋于语言的作家珍妮特·文森特。她说,我爱的是语言,叙事只是附带而已。她又说,我渴望稀释情节,稀薄的语言,微弱的姿态。她还说,永远不透露太多,永远不说出完整的故事。

后来,我突然想让舞蹈也进入这部小说。这一直是我孩提时就纠缠不已的舞的情结。年少时我确曾真的学习过芭蕾

舞,只是那时候跳的是《北风吹》。我知道那是种怎样的艺术,我的肢体对那种优雅的旋转和跳跃也始终不曾忘怀。所以想把它拉进来,某种静谧的凄惶。但毕竟物是人非,那又何妨。

是的,显然我已经开始了写作,只是不知道究竟多少文字,才能完整地展示出故事的全部。所以任由天马行空,不曾有任何禁忌。就这样,写着写着,就又写成了小长篇。好像只有如此篇幅,才能承载起这座花园的悲欢离合。

后来在日记中写道,今天有阳光,但明天有没有阳光就很难说了。为什么,我总是那么在乎每天的阳光?又说,昨天,拿着笔,一直写,一直写,好像某种机械动作。但只要能写,有可写的。还说,不知道我日益在写的这部小说到底有什么意义。而目前吸引我的已不是眼下的这部小说了,而是未来的那部。我甚至一想到未来的写作就兴奋无比,满腔热忱。为什么我总是对未来充满激情,而把眼下的劳作只当作对自己的某种交代。是的,只要一开始写,我就立刻对它失去了兴趣。我甚至觉得眼下的这部小说就像流水,写而已了。

幸好小说只剩下了结尾,而那个结尾,写起来又觉得颇有意思。场景中的每一个人,都无形中成为了那起命案的凶手或嫌疑人。于是每个人都拥有了无懈可击的杀人动机,总之人与人之间,任何的可能都会出现。所以无论你怎么写,都能信马由缰。现在,想想都觉得很有意思,所以才会对尾声愈加饶有兴致。每个人,面对死亡时,都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或许那个死去的人,并不是死于谋杀,而是因爱而死,心碎而亡,谁知道呢?

最终，我还是回到了这部小说循环往复的尾声中。本以为结尾会很短，却又横生枝蔓，将那难以了结的恩怨拖延了许久。或者我只是痴迷于那种写字的快感？或者，仅仅是为写而写，不想停下来。

当终于完成了小说的初稿，才突然意识到，这部小说之于我，有如奇迹。整部小说，只凭着最初的动力，被文字带着一步步往前走。没有提纲，更不知小说中的人物会有怎样的发展和命运。所有的情节，都是凭借小说自身不断向前推进的，以至于原本很短的结尾，被拉得很长。我知道日后我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稿纸上的文字输入电脑，反复修改，但毕竟，我终于完成了这部被某种力量挟持的小说。

最后想说的是小说的尾声，那时候小说的初稿已经完成，而我所钟爱的那个园艺师也已悄然逝去。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的园艺师的死法，竟应验了莫奈曾说过的那些话。而那些话，竟是我的园艺师死后，在翻阅莫奈绘画时才看到的：

莫奈说，我想永远留在水边，死后，也要被葬在泥里。

是的，在看到莫奈的这些话时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个在水中死去的园艺师，怎么可能和莫奈死亡的愿望不谋而合？在初稿中写到园艺师死亡的方式时，我并没有看到莫奈的这句话。我只是觉得他应该沉入水底，死在他最心爱的荷塘里。那时候，仲夏的水面上已遍布蓝色莲花，而他，就像是死在了莫奈的画中，因而永生。

莫奈，他怎么就想到要留在水边，葬在泥里？在读到这些

句子时,我几乎想哭。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就像沉睡在莫奈的灵魂中,不知不觉中感应了他的死亡的愿望。我不知道这种死亡的选择从何而来,或者就为了那些诡秘的蓝色莲花?

我不知莫奈死后是否真的被葬在了泥里,但我知道小说中的那个莫奈信徒,确实被葬在了池塘的淤泥中。是的,那是我为我的园艺师选择的死亡的方式,后来知道,那一定是他与莫奈心有灵犀。而这美丽而忧伤的死亡就像谶语,应验了生命中的所有奇迹。

在小说中,我尽情描绘了池塘和莲花。我越来越痴迷于那灿烂之夏花,哪怕故事的尾声是忧伤而无奈的。我知道不久后花园将枯草丛生,留下的只有凄迷的爱的故事。当黄昏,晚风吹拂,睡莲绽放的时节,你便能在泛着微光的水里和倒影中,听到他们在低声细语……

静默的园中。弈打开房门。让岑和她的友人进来。他们坐下。阔大的房舍。端上来清茶。岑却说，她要咖啡。于是弈——这座房舍的女主人，又去煮咖啡。

寂静中。唯一能听到的，是高跟鞋踩踏在木地板上的响声。然后，挂钟突然报时，发出美妙的声音。岂止美妙，简直就像教堂的钟声。悠扬而略带悲伤，仿佛在预示着什么。

弈回到客厅。坐下。咖啡随即飘散出诱人的香。

岑说，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茶。

弈扭转头，将目光转向那个有点局促的男人，你的朋友，未尝不喜欢这沁人心脾的，清茶。弈这样说着，或许想从他那里获取某种认同。

但那男人，不语。

岑仿佛生气了,不再讲话。空气中没有了声音,能看到的,只有相互交流的隐晦目光。寂静中,谁都难以探测对方深不见底的心思,然后,更深的沉默。

岑走到一直通到房顶的书架前,因男人被那些书籍吸引。她很热切地依偎在读书的男人身边,仿佛是刻意表演给弈看的。于是弈看到了,岑的头发被微微吹动,那来自男人的气息。也许他并不曾刻意,而是,岑不愿放弃她的亲昵。她越来越夸张地贴在男人胸前,然后满脸骄傲地宣布,他,刚刚拿到了“园艺奖”。

弈,再度将目光朝向男人。

这是园艺界级别最高亦最负盛名的奖项。目前国内,好像还没听说过什么人得到过这个世界级的大奖。岑仰望身边的男人,仿佛他是英雄。她伸出手,轻抚男人的脸颊,一字一顿地,很难,然而,他拿到了。

接下来,岑开始如数家珍般罗列男人的业绩,而这些显然是男人向她灌输的。是的,他曾为很多名人的房舍设计过花园,他的设计理念前卫而拒绝怪异。不单单中国式的庭院,小桥流水,亭台楼榭;还能从古罗马遗迹、地中海风格,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中获取灵感,他的这些……

弈当然知道,岑这样说,不单单是为了炫耀,而是,她希望为她的这个新男友揽下这单生意。岑知道仲牧有大笔金钱可供挥霍,更知道仲牧对弈怎样地情深似海。她当然不是想在仲牧身上捞一笔,只是希望自己的男友,能有一个在国内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当岑带着她的园艺师男友走进来，那一刻，弈怎么可能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呢？但他们仿佛心有灵犀，即刻回避了对方的目光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互不相识。显然，他们都不想在岑的面前泄露他们曾经的关系，或者觉得那久远的往事早已不足挂齿。如此默契，让他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。倘若换一个场合相遇，或许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。

他们像陌生人那样，点了点头，甚至不曾握手。冷冰冰的感觉让岑觉得很很不愉快。她不喜欢弈总是冷漠而矜持的那种表情，仿佛她真有多么了不起。不过，男人显然不在意女主人的冷落。他只是很专业地建议，应该建一座池塘。

池塘？

显然，这是男人关于花园的第一个设想。紧接着，又说，池塘边要种满芦苇。他说在他设计的所有花园中，都会有芦苇。那是他最难以舍弃的意象，尤其，在夕阳中，你的窗外，不仅能听到芦苇瑟瑟的响声，还能看到芦花摇曳出的那，点点斑光。

弈听着男人的诉说，却不曾应和。只是觉得，他较之年轻的时候更英俊也更深沉了。是的，这之前她已经反复听到过岑对这个男人的赞美了。只是在岑的梦幻般的描述中，她始终不知道这个被岑称之为詹姆斯的男人，就是凇。

凇。是的，凇就是这个男人的名字。

詹姆斯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人，男人说，他真正的名字，就是凇。是的，唯有凇。

他们端坐在舒适而典雅的客厅中，喝着，下午的茶和咖

啡。岑和凇，在爱意中，谈笑风生。而弈，略显落寞地坐在一旁，很少插话，好像格格不入。于是岑满心不快，不知道弈，为什么要把客厅的空气变得如此凝滞。

幸好，又是钟鸣，敲响窗外夕阳。

岑看着远方的落日，说，我不管他曾有过怎样的艳史，哪怕铭心镂骨，但只要，他能回到我身边，只要，只要做爱，我就不再抱怨人生。

是的，钟声敲响了窗外的夕阳，漫天暮色中，随风飘起的秋的黄叶。

弈站起来，打开向着夕阳的窗，肃立，仿佛某种仪式。那刺眼的，金色光照。弈转过身来，朝向凇，你是说，一个池塘？

还有芦苇。凇强调。

但恐怕只能等来年了，再说……

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岑愤愤不平，是你让我把他请来的，现在，他来了，你却出尔反尔？

再说，弈平静的语调，再说，仲牧不在，我怎么能决定……

这是你的房子，和仲牧有什么关系？

怎么可能没有关系？

说的没错，凇说，严冬将至，在这样的季节，确乎很难动工。

那么，你干吗还要来？岑愈加愤慨。她走到窗边，取出香烟，吞云吐雾。

在这样的季节。瑟瑟的裹满了枯黄落叶的冷秋。那时，她

捧着一本被她默读过不知多少遍的《望舒诗稿》。有时候，她说，她真想去到《雨巷》的时代，成为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仇怨的姑娘。真想，在这萧索而无情的寂寞之中，被那美的文字埋葬。

任何美的花园，凛缓和地说出他的计划，是的，任何美的花园，都将仰赖于园艺师的灵感和设计。而图纸也绝非一蹴而就，除了我的构想，还要满足花园主人的愿望。所以单单设计出双方都能满意的图纸，就会花费去很多时间，如果您确实想拥有一座花园的话……

弈不再以仲牧为推辞，或者因为园艺师的坦然？她说，你看窗外杂草遍地，我当然不想守着这片荒地。

岑于是回到沙发前，靠着凛，仿佛已山盟海誓。但弈知道，岑其实并没有放弃那个拉丁舞教练。她爱那个年轻人，爱他的身体，和他的舞姿。她记得岑曾多次声言，她可以同时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男人，甚至那种没有灵魂的一夜情。她就是这样我行我素地，对任何喜欢的男人决不放弃，哪怕日后疼痛。她从来不在乎未来怎样，只要当下能带给她愉悦和寄托。

此时此刻，岑正陷入对凛的热恋中。她紧紧贴着他，时而抓住他的手，时而轻拂他的脸颊。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做着，就好像弈不存在，就好像，这里是她自己的家。

尽管弈对此不以为意，但他们过分亲热的举动还是让她觉出了某种不自然。于是她说她要上楼打电话。是的，我已经定好餐位，晚上我们一道在外面吃饭。如果你们累了，可以在

客房休息。岑,你知道的,照顾好你的朋友。

然后,咖啡的香慢慢散去,客厅里不再有任何声响。

尽管弈不再能看到他们的亲昵,却仍旧能感觉到那种令人窒息的骚动。或许她楼下的那个客房,就是为岑和凇这种人准备的,就像是可供交媾的青楼。她这样想着,不禁羞愧,好像自己成了那个令人不齿的鸨母,只是不曾收费罢了。

尽管她已经看不到他们的任何举动,但疯狂而迷乱的喘息声还是隔着楼板传了上来。这声音让她几乎难以承受,那一刻,她恨不能将他们撕成碎片。后来她才意识到,自己所以对此格外敏感,是因为,她依旧不曾忘怀这个不期而至的男人。

是的,聆听做爱就像苦刑,或者因为,她自己已经很少做爱了。仲牧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,他几乎很少在她的床上过夜。当然她不想仲牧因她而牵累,她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轻松的。是什么在穿透厚厚的楼板,是的,她熟悉那狂乱而深沉的呻吟声。她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她记得他曾经怎样爱抚她的身体。那没齿不忘的,某种永恒。她以为此生再不会见到这个男人了。所以她想念,她凭吊,把他当作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她唯有想到他的时候没有禁忌。因为她知道他们之间只剩下记忆了,无论是否美好。她仿佛看到了,他们怎样赤裸地缠绕在一起,怎样,吸血鬼般的,吸吮着对方的灵魂。是的,她知道那一切是怎么完结的,他说,他爱她的身体,爱她的疯狂和她的不顾一切。爱她,身体中的每一个部位,那低沉而充满力量的,欢愉。

而此时此刻的,楼板下的每一种声响,都不再是为着她。